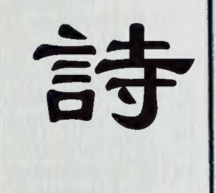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詩問卷三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蓀薇聯茹芬校字

曾孫男國瑞賢國斌瓚同校字

雅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藾蕭也鹿得草呼羣共食呦呦然以興嘉賓相招爲禮也賢人自野來故本所在以言爲燕饗之樂皆鼓瑟工歌吹笙閒之奉筐以將束帛謂酬幣也人亦

嘉賓也牟氏曰人之不疏棄我者指示我道路所聞見民俗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蒿菣也德音善言也旣燕饗之又乞善言古者於旅也語恌偸也嘉賓令德音聲甚昭明民與君子皆來觀禮者我視民心化其偸薄君子於是則傚皆欲其燕安敖遊於此不遽去也賓興之禮鄉老鄉大夫羣吏皆造舊說視與示同然上章旣作示此章又作視字異明義亦當異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說文云蒿也琴瑟堂上樂湛久也飲酒樂賓得其歡心言不虛拘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鹿鳴賓賢能也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其書於王於其行也歌樂幣帛燕飲以樂之記云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言由此始官於朝序云燕羣臣嘉賓按

禮天子燕諸侯及諸侯相於通得用之不獨羣

臣及四方之賓然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騑騑行貌倭紆回貌遲緩也君代臣言觸此四牡行

路迂遠豈不思歸乎但王事不以爲苦我心則獨傷

悲爾爲思父母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貌啓跪也處坐也古者席地跪卽起居卽

坐啓處猶云起居王事急不暇歸問父母起居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鵻鵓鳩孝鳥也將養也言鳥之孝者時飛時下不離故樹使臣羈於王事不得歸養也傳云鵻壹宿之鳥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先父後母序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駸駸驟貌諗告也是用作歌代臣言也將母來諗體臣意也再言將母孔疏云母以恩意偏多故再言之

四牡五章章五句

四牡勞使臣也文武之時臣皆盡忠宣力然以爲顧其私恩則廢公義勤於公義又廢私恩是以宣力四方臣爲其公君恤其私於其反也歌樂勞之道其忠節顯其孝心而君臣之理得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猶煌煌駪駪馬衆貌征夫行人也言野華皇皇原隰高下皆徧臣之使出當每慮事宜有所不及爲下周咨起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如濡柔澤也周忠信也咨訪問也瑞玉問諏謀度詢

春秋傳傅會經意覺未安余曰諏取也擇人言可采

取者馳驅道上遇忠信之人於是訪問采取之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如絲調忍也謀資其計畫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瑞玉問諏謀之後何以咨度

余曰諏謀可否雖資於人商度從違須決於已故咨

度次之言咨而復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旣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均調也詢從旬旬訓徧言咨之徧也旣度於己事有未便仍須問人故咨詢又次之瑞玉曰四節歷陳車馬盛多戒使臣能光君命不負寵任爾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春秋傳穆叔云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同蕚承華者也不讀作跗蕚足也韡韡光明貌興者以華蕚輝映兄弟承覆亦有光輝故他人皆不如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威畏也瑞玉曰死喪人所畏惡而兄弟懷思之戰陳之尸裒聚原隰惟兄弟往求之收其骸骨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瑞玉曰脊令雝渠俗名沙雞長腳善走飛則鳴行則

首尾動搖鳴則天大雪又名雪姑也脊令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自爲首尾以喻人有患難惟兄弟急之平時良朋對此景況長歎息而已言不急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鬩也務事也一云侮也烝衆也戎寇也又汝也言雖兄弟內爭猶相承當外務平時良朋雖衆到此覩若無戎然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喪謂死喪亂謂患難喪平則安亂平則寧反上數章

而言也人情安樂則忘憂患不思急難之有人乃德

永歎之愛已安樂之兄弟曾不如患難之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陳也飫饜也具俱也孺友愛貌人情愛慕最眞無

如孺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娣姒也子猶子也娣姒和好如琴瑟均調則兄弟

翕合和樂且久家人離多起於婦人瑞玉曰常情合

妻子易和兄弟難厚於愛而薄於友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也爾爾兄弟也亶信也承上言室家宜則兄弟
宜妻帑樂則兄弟樂人能究窮圖慮當知斯言信不
誣爾

常棣八章章四句
常棣序云燕兄弟也按序又云閔管蔡失道鄭
譜疑成王周公之詩不當列文王之篇以爲隱
其惡故推而上之其答趙商問又云文武時兄
弟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感切之未可定爲成

王時作二說不同皆難據信序云閔管蔡失道
亦非經意聖人之言高下大小皆宜豈直爲一
人一事施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嚶嚶兩鳥鳴鳥聞伐木聲驚起出谷遷
木入聽其嚶鳴相應似爲求友作聲非必鳥意云然
神山川之神也神聽其伐木鳥聲有相切直之意終

和樂且安平人何可不求友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朱子云許許眾力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釃泲酒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羜小羊也粲明潔貌八簋禮食器也言具酒食召朋友寧使彼適有故不來無謂我不顧念之有過咎瑞玉曰此語善道人情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衍多也籩豆之數倍簋簋八則籩豆三十六也兄弟父黨母黨之敵者諸父諸舅旣是同異姓尊屬知兄弟亦宜兼也民閒失恩德尙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況君之珍膳可以遠兄弟乎湑酤無算爵也鼓舞無算樂也及我閒暇之時便相與燕飲爲樂公私兩不廢也獨言湑者酤本設辭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也親戚故舊情廣則疏文武制燕飲之禮通上下之情所以親其疏於無曠爾瑞玉問每章首輒言伐木何義余曰伐木須眾人助力是有朋友之道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爾爾君也稱天故爾之言天使爾德盡厚則何福不開除余問單厚多益若皆言福祿則文義重沓瑞玉

曰多益子孫盛也余曰賢才輩出民物殷繁是謂以
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
瑞玉曰戩翦同穀禾稼也除舊穀刈新穀高下收穫
盡無不宜此謂受天百祿也天又降遐福如日不足
言遺澤流於子孫遠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牟氏曰以莫不興萬物盛也山曰高阜曰厚岡曰崇陵曰隆川之方至者曰深此之謂增瑞玉曰川之方至至於海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潔也饎酒食也禴祠烝嘗四時祭名君先公先王也瑞玉曰卜占也尸傳神辭嘏主人曰我以爾孝德卜之知天俾爾萬壽無疆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

弔至也神至遺福蒙上文也多福之來由於事神勤民民俗湻質惟日用飲食相與燕樂享太平也瑞玉曰黎髮黑也凡民耆老顧禮義少壯逞氣血今羣黎百姓盡皆訓行爾德卽老者善良可知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瑞玉曰月言恆者古人常儀占月恆其德也余曰陰道不變故月言恆陽道變化故日言升騫虧也南山

不騫崩靜而壽也松柏枝葉榮茂無衰落也言日月貞明山林貿麗無不承爾之德而能然是之謂福福者備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天保序云下報上也臣子頌禱其君盛陳福祿而已然以爲美報之來稱其德施不忘規戒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作生也言師初出時見野中薇方生也預告歸期當

在來歲晚也軍士不得安處室家在外不暇歸問起
居皆以玁狁之故重言之者述其遣戍之辭作其敵
愾之心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脃也烈烈憂煎貌聘問也我戍尚未定方所故無
使歸問安否行者既定居者始安不然無徒亂家人
意瑞玉曰前章初啓行也此章在途苦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堅也陽十月也憂心孔疚此憂憂王事也我行不來言必致死無還心瑞玉曰此章至戍所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薾同華盛貌常常棣也路大也業業壯也言在野所見爾然盛者常棣華也路然大者君子車也將帥所征之地豈敢定止居處一月之閒三捷言進戰屢克故居無定所也瑞玉曰此章敘戰功也箋云三捷謂侵也伐

也戰也
非是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彊也依倚也腓芘也言車者將帥所憑依師止則士卒以爲營衛庇廕之翼翼整列也象飾弓弭魚作矢服言器械精致豈敢不日戒備乎戰雖屢捷玁狁猶彊邊事甚急也瑞玉曰此章言戰勝而將不驕卒不惰也日知錄云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依依柳柔貌霏霏雪甚貌載渴載飢文同次章先後異者行在春時則渴重於飢歸在冬時則飢重於渴非取韻協爾莫知我哀深閔其苦慰說之瑞玉曰此章總敘始終所以爲勞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瑞玉曰勞師也一章言其出也二章言其行也三章言其至也四章言其捷也五章言其

勝而戒也六章重序往來之苦以勞之也余問序云遣戍役作勞師何據答曰昔我往矣豈有以令遣戍爲昔者一月三捷亦記實事余問前三章同以采薇記候而作止柔止剛止異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也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答曰出當同時不合先後以經考之薇作方啓行薇柔則在塗薇剛已至戍所知然者薇始生當在二月柔則脃輭剛少堅韌當在二月末三月中以末章言楊柳依依知薇剛之時

己到戍所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我南仲也牧郊外也言我出車前軍已至牧有人從天子所而來召謂我來受方略不言所受卽城朔方伐西戎之謀也方受命卽召僕夫裝載而行以王事多難不可不急故也西北二邊俱有難故云多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南仲受命方行故後軍猶在郊旐元武旗朱雀旂干旄獨旄言建者互文爾旐旗亦同建車上旆旆旐垂貌旆本繼旐者將戰旆以示威也將帥受任懼不勝憂之僕夫雖不知謀亦助之憂憂甚況瘁病然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旂左青龍也彭彭衆盛貌央央鮮明貌軍士初行不知所向將至朔方乃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南仲令於軍中亦止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爾不言伐西

戎謀祕也築城必出車建旐者防衛突又以懾玁狁孤西戎也襄駕也朔方既城據玁狁上游駕之故不戰而服瑞玉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軍中震驚其功喜躍之辭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華秀也塗凍釋也簡書戒命也昔以六月往城今以正月班師在道感念昔以王事之故不暇歸問起居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簡書上猶有後命西戎未平事

未了畢故爾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蟲鳴螽躍晩秋時也設爲室家之辭南仲夏往築城晩秋郎出兵突伐西戎其室家不知望其秋晩當還及捷書至乃知望之時正伐西戎也上文已言歸逢雨雪此章復追述未歸時事瑞玉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家人矜語其能傳聞之辭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訊問也醜衆也春日暄長時物茂美南仲葢正月在塗三月至家也玁狁大西戎小故獨言之西戎言伐不及玁狁故知不戰而平瑞玉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國人喜見凱旋誇耀之辭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出車序云勞還率也玁狁北起西戎遥應欲竝治則勢不及朔方當西北要衝命南仲城之因加兵西戎出其不備玁狁不及救西戎服玁狁

亦平二邊俱甯乃還師廟算之奇亦將卒之力
也序其功美以勞之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圓貌瑞玉曰少壯從軍親老子弱杕杜有實傷
單獨也繼嗣我日言日復一日無休息余問征役亦
憂父母何獨女心傷止瑞玉曰非是父母不傷婦人
甚爾東山婦歎采薇室家皆識斯意十月戍畢將歸
故言征夫此時得閒暇意辭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杜有實晚秋時也杜葉萋萋來年春矣我心傷悲征夫思室家也女心悲止室家思征夫也家人踰時則思春女感物而悲去年初冬戍畢故曰遑止今年春暮當還故曰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父母女舅姑也夫之屬黨婦亦同之幝幝敝貌痯痯

罷覲女假言征夫登山采杞以望父母歎其以王事貽親憂也征夫不遠亦家人意之之辭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車敝馬罷當來矣乃臨塗望遠非有車載非有馬來則憂甚而病傳云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愚謂期已逝過猶不見至疑信存亡憂恤轉多於是卜筮偕俱合言於繇皆曰近矣行人當不遠矣此述卜筮之辭

杕杜四章章七句

杕杜序云勞還役也託為室家思望之辭勞君子則稱公義勞小人則言私情

南陔

南陔序云孝子相戒以養也此下三篇箋云毛公移其篇第朱子從儀禮改正

白華

白華序云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華黍序云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云皆笙詩有聲無辭夾漈鄭氏云若笙詩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亡猶管詩亡矣朴山方氏曰謂六篇笙詩者劉敞說也以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朱子取之顧亦無他左驗且旣云無辭而又命曰笙詩發言爲詩未

有無辭而可爲詩者劉會孟謂如今之琴譜然琴譜不可云琴詩意者不曰歌而曰笙曰樂曰奏則瞽矇職有云諷誦詩鼓琴瑟鄭注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不歌而鼓琴瑟以播其音也六詩之用箋是乎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離也罶曲梁也鱨揚也鯊鮀也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有時用有道也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愚謂酒多也酒多者黍稻多也陸德明音義云有酒旨絕句且

多二字爲句後章放此此說非也君子有酒旨無此文句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鮦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傳云鮎也爾雅注以鰋鮎鯉鮦各一物未審誰是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謂魚也酒也魚水產酒陸產兼之見萬物盛多箋獨言魚非是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借齊等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時謂得時仲夏登黍季冬獻魚

魚麗六章章二句古注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序云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或問萬物盛多何獨稱魚余曰夢魚豐年之瑞太平歌魚麗衰亂吟星罶瑞玉曰若作燕饗詩則全是侈陳口腹殽饌且經自言魚麗于罶明是生魚何關燕饗余曰卽是燕饗一燕爾何須魚六品

由庚

由庚序云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衆也罩篧也言江漢之閒有善魚衆然罩罩之以興國有賢人君子多方羅致之賢人至用酒燕飲以樂之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以薄汕魚卽撩罟也陸佃云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衎飽貌易云飲食衎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樛瓠纍以興君子下賢故賢得依附之與之燕飲
所以安樂其心燕禮云賓以我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性專壹其所善木翩然來集賢人亦然前云烝然
求者多也此云烝然來者眾也罩汕言其求瓠鵻言
其得又又燕也樂賢之誠無已瑞玉曰尋常燕賓無
既燕又燕者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太平君子樂與賢者共之

崇丘

崇丘序云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莎也萊藜也君子賢也基本也只語辭箋云是也山有草木以成高大君有賢臣以自尊顯邦家有本萬壽無期皆謂君賴其慶疏云使我國家得萬壽之

福無有期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光華也政教明則國家有榮曜萬壽無疆使君壽考
無竟也臣能使君壽考者弼德以永命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民爲邦家之本父母謂强教之說安之民樂則頌聲
作使國家令聞無窮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遐遠也君子豈不遠有眉壽乎既享眉壽則令德音聲益茂盛長爲邦家之基先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楰鼠梓黃黃髮也耇老壽也艾養也言君子之身既黃耇又能安養爾後使子孫長爲民之父母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序云樂得賢也瑞玉曰詩全無燕饗

意序説是

由儀

由儀序云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

其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寫傾也記云器之溉者不寫燕安也譽樂

也言蕭被露則湑然心愛君子則傾寫因與之燕且

告之曰願且安然笑語毋矜莊洽情文是以有樂而
安處瑞玉曰譽聲名也笑語之聲聞於外人傳誦之
爲美事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龍寵也見君子有寵光貴之也爽差也瑞玉曰秉德
不爽自少壯至老壽令人思之不忘余曰善始不必
善終終始一節則少年結習至老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兄弟以屬通也豈讀如字說文云登也玉篇云安也

言君子和樂平易人見之意甚安貼有是豈弟之德

能親睦宗族既有令德則壽考可登而安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

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和在式鸞在鑣沖沖和貌雝雝和

聲言覩鞗革而有沖和之容聞和鸞而傳雝雍之音

是以爲萬福所聚毛傳沖沖垂飾貌知不然者雝雝是和沖沖亦是和也

蓼蕭四章章四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朝燕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厭厭安也又久也露以宵零夜飲所見夜飲私燕也以示慈惠加恩好飲必醉者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草弱不勝露猶人醉不勝酒宗宗室也考成也夜飲則在宗室以成禮必言成者酒以成禮雖則

必醉不繼以淫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允明信也無不善其德言飲多不至醉德將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無不善其儀言飲酒既醉猶蘊藉自持陸佃云杞棘

剛木故況令德椅桐柔木故況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夜燕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弨弛貌不張示不用也受受弓人獻也貺賜也待有功者賜之鐘鼓樂備也饗大飲賓也一朝終朝也燕示慈惠故至夜猶飲饗訓恭儉故終朝成禮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抗也抗於弓檠右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櫜韜也韜於弓衣醻報也報有功嚴氏云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無獻酢言報功近是

彤弓三章章六句

彤弓美文德也太平天子侮亂不作彤弓藏櫜匵待有功大樂大饗以樂之爾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莪蘿蒿也大陵曰阿君子謂師儒也英才得師儒教養既樂其道德且喜有威儀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

子保氏以道養國子教之六藝六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我我學者也菁莪得沚水而滋茂學士得君子而喜樂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五貝爲朋學士言君子餉我道藝如錫百朋之貝然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楊木舟輕故沈浮無定喻美材不得師儒亦游散無方休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序云樂育材也天子大學國之俊選皆造樂得師儒成就人材美而歌之瑞玉曰詩亦無燕饗意序說是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猶皇皇六月興師事急也常服韋弁服也載於輜車臨戰服之王于出征以王命往伐玁狁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齊力也四驪色又齊也瑞玉曰載常服舊服也

成我服新製也興師急故以舊服出有不備者其新

衣成又追及載之余曰服旣成追及之于三十里之

地言事急也牟氏曰營軍三十里外請王親出城外

勞軍我因得以成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身長曰修腹背闊曰廣顒大頭也四驪閑則將帥馬

也四牡修廣軍士馬也將帥尊齊力又齊色士卒所乘長大而已奏獻也膚肌膚也斬馘之事皆傷肌膚言軍士皆厲武殺敵以獻膚於公嚴謂中軍翼謂左右軍武之服韋弁服也武服上下共之均服同心可以安定王國膚大公功共武之服以爲供武事毛鄭皆以意說爾實無明訓按春秋傳云均服振振是謂共武之服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茹度也玁狁不自度量整齊大眾屯駐焦穫時出偏

師侵掠鎬方至涇水北言及近地也瑞玉曰織讀如字玁狁織文爲鳥隼之章司常旂幟皆畫此織者戎俗也白旆繼旐甚鮮明又有大戎車十乘先行開路此章極陳玁狁之熾古注織文以下言王師經文未見斯意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安調適也輕軒猶低昂後望如輕前視如軒則車平而安也佶壯健貌瑞玉曰至于大原傳云逐出之而已非也玁狁深入內地不大懲創彼寧知懼但逐出

境示之弱也後不復來乎按大原一名大鹵嘗是彼國衝要故俗有大鹵之名吉甫欲大創之故窮追至此如毛傳所言恐直書生之見爾余問文武吉甫武則有矣文則未見瑞玉曰未章見之孝友非文德而何

戴氏震答曹給事書曰太原有二晉地之太原與涇陽西北之太原相去千餘里云云顧氏日知錄曰此詩必先求之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之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之兵乃東出

者乎故曰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瑞玉曰燕喜天子燕而喜之慶賞遂行故多受福祉因自鎬京來歸私邑語家人我此行永久矣於是諸友來賀御進飲饌話敘闊別吉甫盛夏出師歸時當在秋冬古者大寒降取名魚登川禽經言炰鼈膾鯉古人燕饗用物必順時也又曰諸友偏舉張仲又獨稱孝友美吉甫能全忠孝也言不虛此燕會東晳云

武功外悠文化內輯首二語王燕下是吉甫私燕舊注失之又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為遠舊注因謂鎬非鎬京皆失經義瑞玉此說足正古今之誤及檢先儒何氏首二語已創此解凡偶出新義與舊說合者若本檢書所得即明出先儒姓氏其先出已見後復檢書合者即不列述其人非敢攘善意存記實餘皆放此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六月序云宣王北伐也毛謂宣王自征遣吉甫追逐鄭謂獨遣吉甫王不親行瑞玉曰鄭氏是也經言佐天子可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鞗革

芑苦蕒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言軍行出野見民人采菜田中者不一地芑能解熱軍行人馬皆食之涖臨也余問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朱子以爲未必實何也瑞玉曰此方叔之老謀虛張軍聲以威荊蠻故章末云蠻荊來威爾干盾也試習也方叔盛陳車徒簡閱之衆干皆肄習之五兵獨言干者省文爾率謂帥衆以行也四騏齊色也翼翼壯健貌亦齊

力也奭赤貌竹簟爲茀鉤膺樊纓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民居也前言涖止閱兵也此言涖止在道也不言師干之試在道非習兵時也故言旂旐央央代之兵在道亦舍亦須帥之乃行故復言方叔率止約軝以皮束轂而朱之錯衡文衡也鸞在鑣四馬故八也命服禮服也朱芾黃朱芾也瑲玉聲葱蒼色三命以

上赤芾葱珩不服我服者在道非臨戰故爾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隼鷙鳥也言隼飛集於所止猶王師至所征之地也
又言師干之試者將戰習兵也方叔率止師以戰也
鞠告也鉦人伐鉦鼓人伐鼓陳其師旅誓告之誓師
之時賞罰明信故曰顯允伐鼓進兵也振旅止衆也
淵淵闐闐皆鼓聲一云闐闐衆行聲方伐鼓卽振旅

不戰也案鉦人伐鼓振旅闐闐師以金退以鼓進鉦人亦伐鼓有進無退也振旅者整振軍旅言進兵也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元老猶云丈人也能大其謀猶故不戰而克又言方叔率止者師以歸也嘽嘽車衆聲焞焞火光貌霆電也雷震也車聲如雷行速如電方叔先佐吉甫伐玁狁威聲素著故今蠻荊畏威而來服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瑞玉曰一章啓行二章在道三章征伐四章凱還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龐龐充實也東洛邑也駕言往東都欲會諸侯會同事大田獵事小因及之爾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草大草也地有大草可以圍田余問會同後方田獵經何先言行狩瑞玉曰將如此爾疏云皆致意之

辭未實行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之子有司也苗地名晉苗賁皇邑是也囂囂數徒聲言軍無譁也搏獸校勇也敖近滎陽地名也于苗選徒于敖搏獸者如楚將圍宋先治兵於睽也逸齋范氏云易野車為主故選車險野人為主故選徒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眾行貌言諸侯來也金舄卽赤舄黃朱色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連屬貌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鉤弦拾以遂弦瑞玉曰制如今假袖而有襞也佽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調也射夫諸侯與其人也柴所以燎舉以火田也此章會同之後田獵之前天子戒諸侯之辭言備乃器械同乃射夫庶助我舉柴以火田疏云田無射禮惟既田乃有頒餘獲射在於澤宮懸按疏知頒餘獲射在田獲之後而經先田言之求其說不得以為射是諸侯羣臣之事因上章諸侯來會而卽說之令臣事自相矢此曲說爾以理而言天子將田諸侯當先習射擇士特禮經無文以明之竊以意度並合經文上下疑當有此禮也

四黃旣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倚也瑞玉曰獨言兩驂者兩服在中有衡維之自不能倚也馳御車法也如破巧中也言射御各不相爲美其良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聞其蕭蕭見其悠悠蓋以暇也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喧譁也不盈不多取也古者田三殺每殺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于征總前文祖東至田畢也但聞號令不聞人聲始
終以律也信矣君子誠可謂王道大成也美宣王

車攻八章章四句

車攻序云宣王復古也內修外攘復文武境土
至東都會諸侯因率以田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戊剛日也伯馬祖也古人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先禱
其祖也瑞玉曰大陸曰阜升高阜處從逐禽獸之羣

麀人翼以待射也古注皆以此章正田獵事瑞玉曰天子不合歷險從禽明其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獸所聚有牝鹿麌麌然衆多從漆沮水側驅禽而致天子之圍所案兩章各首句毛傳文有錯互吉日維戊下當云外事以剛日吉日庚午下當云順類乘牡也以庚午亦剛日故擇牡馬而乘之孔疏不知是誤曲爲之說爾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祁大也中原之野獸大而甚有儦儦疾趨也俟俟徐行也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者虞人驅禽入防中宜左左之宜右右之悉循其處以安待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殪壹發而死也發豝殪兕言能中微制大也御進賓客且饗醴以爲俎實也古者田獵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充君庖瑞玉曰此章正田獵事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序云美宣王田也王用三驅先田設驅逆
之車一章升阜驅之二章逐水驅之三章循平
原驅之四章天子至而發之因以獲禽講禮終
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興者以往來無方似離人也瑞玉曰
鴈飛必羣流人亦羣行畏剽掠故爾之子流民也征
行也矜憐也流民滿野皆可矜之人其中鰥寡尤可

哀牟氏曰之子謂大夫也行視流民不遑息爰及所
卒之人皆能矜恤者同哀憐我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
集中澤容止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言汝今往築垣
屋雖病勞其終有安居牟民曰大夫來視其垣屋撫
慰之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我宣驕

余問流民安宅當可喜何又哀鳴哲人愚人復誰指瑞玉曰痛定思當痛對異鄉人訴窮苦哲人聽之當憐我若彼愚者將謂我今得樂土示驕而已情更苦牟氏曰哲人卽之子劬勞于野流民知大夫劬勞也雖則劬勞流民不自惜劬勞也謂我劬勞大夫知流民劬勞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序云美宣王也萬民離散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因以爲箴欲王觀省爾牟氏曰大夫安集

流民美之之辭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恐視朝晩常自謂夜如何矣倘未央乎又謂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鸞聲矣皆自警省之辭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盡也晣晣小明也火光將曙則微明將將聲遠而小噦噦聲近而大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近曉也煇火氣也天將明則烟光見言觀其旂
辨色入朝之時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欲王無倦勤於未央
徐氏曰是時倦勤已兆故初詠未央繼詠未艾
進而詠鄉晨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殆其時與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流貌宗尊也諸侯朝以尊王也言水猶有歸隼猶

載止猶亂當息也乃嗟我親友無有肯因亂而思念
者誰獨無父母不憂訴懼乎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弭止也言水流蕩無歸隼飛揚不止猶亂生不息也
念彼不循道之人妄起肆行造亂不已故我心憂之
不可止而忘瑞玉曰如漢末十常侍之等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此章無沔彼二句闕文也訛偽也懲止也言率中陵終有所止今亂生不已當有所定也瑞玉曰訛言無端而起讒言緣閒而興治訛之法懲之而已止讒之方惟敬而無失則無閒也余曰漢末黨禍讒言繁興亦坐諸君子自不敬爾瑞玉曰民亦斥言在位者不敢端言假之民爾余問我友敬何不及兄弟瑞玉曰兄弟尤親不待言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朱子云卒章脫前兩句

沔水朱子云憂亂也瑞玉曰大夫憂讒之辭或

云張仲作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澤曲曰皐九皐言深遠也鶴鳴在陰聲聞于野喻賢者身隱名彰也魚寒則逃淵溫則見渚喻賢者時隱時見也又言樂彼園中雖有嘉樹而下有落葉喻賢當節取也錯礪石也他山石可爲錯猶云楚材晉用喻立賢無方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魚在渚或潛淵喻賢人易隱也穀一名楮惡木也石可攻玉喻賢人能成君德也瑞玉曰攻治也治璞可得玉明求賢當於幽隱

鶴鳴二章章九句

鶴鳴序云誨宣王也當舉賢振滯與人不求備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掌封圻兵甲爪牙司右虎賁之屬也軍士責司馬言我當爲王守衛汝何移我於憂使我無

所止居乎古者六軍出自六鄉法不敢於王爪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爪牙之士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尸主也陳也饔熟食也古者親老無兄弟當免征役此法人皆聞之祈父獨不聞故曰誠不聽也令我不得奉養反使母主饔事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

祈父三章章四句

祈父序云刺宣王也官非其人則職廢君失士
心則無功千畝之戰敗績於姜戎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

場圃也縶絆也維繫也王以小過慢棄賢人如有皎
皎然潔白之駒可貴重偶然食我禾苗不足責乃縶
維窘辱之永朝永夕猶不解賢人於是逍遙以去爾
宣王之末信讒殺杜伯死左儒賢士所以離心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藿本作䕽豆葉也說文云菽之少也客之嘉者留愈
難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賁飾也假言留賢之法當車服賁飾以來之縻以公
侯好爵使安樂無期限庶戒爾優游勉強挽爾隱遁
之迹王何爲不然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生芻青芻也如玉德美也白駒入空谷於是追而餞之又言爾卽去當通問無絕毋貴重爾音聲如金玉而有遠我之心瑞玉問生芻如玉文不相次余曰生芻薄物而幽潔非如玉之人不稱徐孺子美郭有道以此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也以細故棄賢臣同朝欲留而不得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穀木也穀善也牟氏曰章首三語乃述異鄉主人厭客之辭假言黃鳥無集我木無啄我粟厭薄如此故曰此邦不復可居不若復故鄉依族人爾余曰言邦族者同鄉之疏猶勝異鄉之親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米有乎曰粟粱黍皆粟類也明謂講明任恤之道諸

兄族人之長者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諸父族人之尊者先諸兄後諸父者諸父厥義重尤

可倚賴

黃鳥三章章七句

黃鳥序云刺宣王也王之季年民復離散適異

國不得所思歸故鄉爾瑞玉日觀復我邦族疑

大夫去異邦而不得志之作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樗惡木也婦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追言始者我行野中見樗樹蔽芾然以昏姻之故就爾居止乃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蓫惡菜箋云牛蘈陸璣云羊蹏也宿又暫於居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

祇以異

蓄惡菜箋云蓄也特匹也成論語作誠言爾厭舊喜新諒不以彼富之故亦適以其新異於舊爾此詩人之忠厚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序云刺宣王也朱子云民適異國依其昏姻不見收恤作此詩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有序也干水厓也幽幽深遠貌苞本也猶似也言築室臨水面山基本之固如竹結構之密如松兄弟居之宜相和好非禮之事無相效似則家和而室安吉瑞玉曰考室首言兄弟世俗分門別戶皆爲失友于所致爾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言築室將以繼續先祖非即安也西其戶南其戶言室非一於是居處笑語其中即謂兄弟聚居於斯爾箋云似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椓築土也橐橐杵聲也
芋大也言牆屋攻堅風雨鳥鼠皆除去君子所居以
成尊大然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跂竦立也翼張翼也棘急也矢行急則直也革變也
鳥警而變起也翬雉也雉飛華采軒翔也此四如者
言路寢之形為君子升堂聽事之所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平正也覺明直也噲噲倣快有聲也正陽室也

噦噦深遠有聲也冥陰室也此四其者言燕寢之居

爲君子晏安游息之地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席簟竹席室既安人人亦安寢善事將至吉夢

應之此下皆頌禱之辭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屬也熊羆山居陽之祥故兆爲生男虺蛇

穴處陰之祥故兆爲生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半圭曰璋裳下之飾璋臣之職天子之子就臣下明無生而貴者也芾從裳色芾朱明裳亦朱也君諸侯也言室家者天子曰王室王家諸侯曰公室公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也寢地示卑保其貞順習其

職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議酒食無遺父母憂而已瑞玉曰兄弟聚居男女蕃衍室家之吉祥故以始終焉余曰男子生懸弧門左女子生設帨門右慶流後裔君子之餘澤室家之光美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序云宣王考室也成室之禮燕飲賓客落之美其輪奐安其居寢善其頌禱終焉劉向云周室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愚謂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曰土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蓋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三百頭爲一羣言羣多也黃牛黑脣曰犉九十言非犉者衆也息而聚其角濈濈然言不觸而和也呞而動其耳溼溼然言無病而潤也誰謂設爲發問之辭以下假爲答報之語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物色也阿池隨水草寢訛適性情牧人從其後驅之蓑笠雨具晴則荷之餱糧隨身行則負之齊其色而別之每色三十則犧牲備具凡祀牲各以其方色牟氏曰此章言牛也不言爾牛來思以上章末及下章知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言牧有餘閒取薪獲禽以歸瑞玉曰矜矜強健貌兢兢畏謹貌騫虧也羊性

輕躁善跳牧人擊以石杖致虧損也崩羣驚也豺狼害之則羣驚擾如崩今人以犬守牢外也言羊馴擾從人但以臂麾之則畢來旣升入牢獨稱羊者羊難馴於牛先言爾牧來思後言羊來者牧人居其前率之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陰陽和則魚眾多故夢魚乃是豐年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故夢旐為旟乃是人眾室

家猶云夫家男有室女有家也溱溱衆也言牧事既
成善氣徵召吉夢應之太平庶富之祥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無羊序云宣王考牧也民力普存六畜蕃滋協
氣應之兆豐年育人民焉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通作𡶓峻貌巖巖危貌惔燔也以山石峻危興師
尹貴盛瑞玉曰具瞻謂道路以目也尹氏厲威使人

不敢言冀其覗滅國之禍以知戒牟氏曰先厲王既
倉卒絕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實滿也猗盛貌山生草木至均平猗猗然盛長滿之
師尹乃不平其心謂之何哉薦重也憯曾也言天方
重降禍病喪亂大多民皆以災害相弔無一嘉慶之
言尹氏曾不懲創嗟咨之天變不畏人言不恤牟氏
曰厲王一瘥今又將重之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均平也言尹氏官大師爲周之本秉國之平當維持四方輔毗天子俾民不迷㦰今昊天不弔乃使我雖有大師如空無有然大不宜也起下文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罔無也君子賢人也殆近也瑣瑣連屬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此言空我師之實尹氏不躬親政理委

其私人庶民所以不信服之豈謂國無人乎實由爾不肯訪問不令仕進爾勿得謂無君子也若能平其心止其亂無暱近小人彼姻黨之屬則必廢逐無一厚仕者如不能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訩亂也闋息也言尹氏遠君子近小人無可奈何意者天不均偏降此窮亂天不順偏生此乖戾然第不用君子爾君子若至當使民心息君子爲政

平惡怒斯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酲酒病也成平也百姓謂百官族姓卽姻亞也再言不弔昊天絕望之辭亂之生與月俱長誰實秉國之平不躬親自爲政卒勞爾姻黨爲篇內竝言民此獨變言百姓知謂諸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項亦領也馬瘦則見項領蹙蹙縮小貌假言我駕瘦
馬欲去之則顧瞻四方蹙蹙然無可騁之所諸侯日
構怨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欲鬭及怒平心悅
復歡然如賓主相醻我將安所騁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
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言四方如此是天不欲天下平也諸侯不靖故王不
安寧彊國放恣不自懲艾反覆怨其守正者欲侵伐
之家氏父字大夫也訛化也王用尹氏致亂諸侯侵

陵是皆王心爲之爾家父作誦窮王致亂之由欲王格其非心罷去尹氏則民皆受福諸侯畏威可以畜養萬邦也

節南山八章章八句古注十章

節南山刺尹氏也或疑經言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似爲東周監西周春秋隱三年尹氏卒桓十五年家父求車尹氏當平王世詩疑作於其時然經云南山謂終南西周之山詩詠風土序云刺幽王未必不然也可姑闕之孔子時雅頌得所今本或非孔

子之舊說者云自經秦火漢興之初師移
其第故凡詩內時世先後不復具論云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也京京憂積如邱高大也癙憂幽憂也繁霜失節災降於天訛言在人又甚大獨我憂之至於病國家之亂患乎憂者獨爾憂不獨不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傷己不先不後適丁亂時訛言之興或好或醜皆不由衷但出自口憂心愈愈益甚眾咸疾之是以反見侵侮爾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憂獨貌無祿無福也臣僕亡國所虜也念我不幸遭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虜不知當從何處受祿如視烏之飛止於誰屋也傳云富人之屋烏所集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夢夢昏亂貌皇大也中林薪蒸甚明易見民今危殆視天甚昏瞶然此特値天未定時爾及其既定則無人不爲天所勝善惡俱不能逃也皇皇上帝於誰是憎而禍之乎理自然爾案既克有定四句天命既定則人皆能勝滅我也有德則興天豈憎之哉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故老舊臣占夢官名烏之雌雄似而難辨也山高而反謂之卑如岡陵爾訛言如此乃莫有懲之者言民無狀也又言在位之人召而問以事俱自謂聖上下欺蒙誰復能別賢愚乎此視天夢夢之實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身也蹐累足也倫序也脊理也蜴螈也天高不忘局地厚不忘蹐以避禍也此蓋成語故引之曰維人號呲發此言實有倫理又哀今人何甘爲毒物害

人令人畏避之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抏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山田也菀盛貌特獨生苗也抏動也我我特苗也彼彼在位也仇仇固執貌力用也賢人獨立憂危本如阪田之特天又風雨搖動之如將不勝然豁見侵侮也彼始求我欲爲法則恐不我得既得之執我甚堅固亦終不用我此二章民今方殆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兹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正長也燎火田也心憂如結以在位正長皆爲厲虐彼氣燄熏灼自謂燎揚難滅曾不知全盛宗周一女子能亡烕之言勢不可恃牟氏曰烕焚燎也火得水則滅滅無水則還是火烕不是滅會意可知毛傳誤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陰雨泥濘也輔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此假商人載大車爲喻故言永思其終又或困於陰雨況

竟無備乎爲國任賢猶輔車相依若車載輔棄則墮

汝之載乃請長者助汝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員益也能戒陰雨之患用輔益輻任僕將車旣不墮

載終能度越險阻曾若不意得之者可不務乎上言

棄賢必敗此言任賢當興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爲虐

炤明也賢人身不用而心念國恤如魚然潛身無所不自憂禍慘慘然念國之爲虐民將如何瑞玉曰賢雖身隱名聲彰徹君子遭亂世逃名不可得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云旋也小人得志有酒殽以歡洽鄰里周旋昏姻曾不知禍之將至前云念我獨兮無可與言之人此云念我獨兮無可與接之人故憂心勤勤然傷痛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貌蔌蔌陋貌哿可也小人有屋有穀故民皆無祿天又夭絕椓害之富人得此猶可矣惸獨何堪乎小人皆富遇災亦小人免也惸獨皆貧遭亂亦貧人傷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憂亂也或謂經言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疑亦東周詩東萊呂氏云平王初立大仇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乃苟安於

東恬然自以爲安其不能中興可知也愚謂詩亦未見必爲平王世可姑闕之案日知錄三卷云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説遂幷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交會也醜惡也微虧也亥月純陰辛卯日日辰皆陰日有食之是陰盛陽微之驗故甚惡也前此月食今

又日食故云彼此也余問日月迭微何預下民而哀之瑞玉曰民尙甚哀王曾不念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日只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度也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於日月之災天變皆人事也瑞玉問國無政不用善卽此是不臧之故何須又問于何不臧余曰此四句述王語也前此月食王曰常事爾今此日食王恐言者議之故反詰曰

于何不藏乎言不足怪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又卒然長出也十月雷電水溢山崩陵谷易位雖皆實事不必同時也瑞玉曰哀今之人人王也言日月以下諸災異皆恬然曾不爲懲戒通結上二章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豔妻褒姒煽熾也七子中皇父爲端首權寵相連朋黨於朝褒姒煽惑方處於內羣陰竝作得不召災異瑞玉曰謂之豔者不豔不煽不煽不亂余曰正月平王時詩故直言褒姒此篇幽王時詩故隱言豔妻或云豔妻皇父妻但鄉士之妻何與國事而必數之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農時也瑞玉曰作謂役作言非時興築不謀衆也

我有牆屋爲妨築作毀之我有田疇爲往築作荒之皆皇父所致猶曰我不戕害汝下供上役禮則然爾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三有事三卿也畿內諸侯二卿皇父欲比列國也憖彊辭也言皇父甚自謂聖作都向邑私營窟穴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不肯勉留一在位舊人使衞王又擇富民有車馬者以往居向也余問皇父直貪利爾何愛老成人不憖遺之瑞玉曰欲收人望爾亦恐留

在朝發其奸邪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噂多言貌沓重複也言皇父專擅我勉力供事不敢言勞猶或無罪被讒日月山川之變下民之災孽非從天降皆此輩噂噂沓沓聚則面諛背則憎疾專力爲此主由人致爾瑞玉曰小人貪利則爭爭則讒乖氣致異遂召災變（黽勉漢書作密勿）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徂向所居也徹均也瑞玉曰悠悠然遠徙我新里征求無藝亦甚病矣皆有羡餘我獨居貧而憂民莫不逸樂我獨不敢休息言乏於財又困於力此卽先時有車馬之富民爾然天命實不均我不敢傚我友自逸知命而安也不敢傚逸卽不敢傚有羡可知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史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又稱幽王三年三川皆

震涇渭洛竭岐山崩經前三章刺王不省災變

四章以下刺王用皇父致亂亦皆爲刺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昊廣也旻仁也疾威暴怒也鋪徧也言昊天不大其惠既降喪亂與饑饉殺伐四國之人旻天至仁愛曾不知圖慮彼西周有罪者既棄之使伏其辜此東周君民無罪亦相與胥徧陷溺則如何牟氏曰此章道離居之由也

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戾定也正長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羣臣也言西周宗社旣滅東周播遷無所止定六官之長離散而居不肯從遷我從扞牧圉勞莫知也從遷諸臣雖不離居然亦莫肯夙夜勤事畿內諸侯亦不肯朝夕省業瑞玉曰庶衆也諸侯大夫衆口齊言皆曰我用善及出而行反爲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又呼天言如何乎昊天法度之言不信則如彼行道不知所至矣凡百君子通言諸侯大夫當夙夜朝夕各敬爾身今乃覆出爲惡獨不畏天降之罰此辟言也信之乎不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也瑞玉曰遂安也民不安生暬御近侍也言西周之兵成而不退東周之饑成而不安獨我小臣憂

苦病瘁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君有可聽用之言則答之而已遇有譖己之言則奉身而退此上三章責從遷者不事事牟氏曰遂者自遂其意也兵亂不去饑亦不去我暬御則如此聽王言則順答之有譖言則退避之凡百君子則如此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牟氏曰哀哉不能言者則卷舌而瘁躬可矣爾之能言也則巧言而自便離居者皆巧言自解也瑞玉曰

懷忠者不言能言者不忠此下三章責離居者不從
遷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彼巧言自解維曰欲往仕甚急且殆爾因實其急殆
之故蓋云忠直則獲罪於君亦云諛佞又取怨於友
我是以離居瑞玉曰此述離居者書問之辭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爾爾離居者鼠思猶癙憂也言我謂爾遷來王都居而爾託言無室家我獨處幽憂泣血出言急疾爾莫怪我說昔爾離居時誰爲爾作室今乃以辭我瑞玉曰此答離居者書問之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閔無臣也東遷之初居者不從行行者不事事文侯之命云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蓋傷無臣爾篇名雨無正正大夫離居故

云無正雨字未詳序云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歐陽氏云雨無正之名據序言與詩絕異當闕所疑元城劉氏云韓詩雨無極篇比毛詩篇首多八字朱子非之云正大夫刺幽王亦非